

題劉一清錢塘遺事

失榮明題去建康却

耽山水便都杭州邊

歌舞酣解樂天外徽

欽素遠荒八帝應年



纒百五多奸少正致淪  
亡翻書千古垂殷鑒  
漫例飛鴻徒號堂

乾隆甲午仲夏月

御筆



新編錢塘遺事目錄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國納土賣國可為長嘆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武陵劉

一清

編

卷之一

天目山崩

金陵山水

高宗浙臉

夢吳越王取故地

十里荷花

高宗定都

遊湖詞

冷泉亭

題白塔橋

射潮箭

六和塔詩

萬回哥哥

浙江十廟

仁和門

顯慶寺

三賢堂

三天竺

伍子胥廟

蘇堤趙堤

淨慈寺羅漢

龍翔宮

孝宗問卜

卷之二

大理寺祭

淳熙盛事

辛幼安詞

慶元侍講

趙子直

濟王

大字成犬

史弥遠

格天閣

孝宗恢復

東宮事役

韓平原

韓平原客

三京之役

辛卯火

夾攻遼金

卷之三

趙信卷

嵩之起復

孟保相

余晦帥蜀

彭大雅

劉雄飛

安子文

崔福之死

余樵隱

晦誣惟忠

趙方威名

卷之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蕪湖潰師

金山之敗

二相遁去

五木之敗

罷賈似道

相陳宜中

姜才敗績

趙與可遁

諫韓震

朝臣朝遁

賈似道

卷之八

張世傑入衛

陳宜中奏

議遷蹕

宜中都督

詔諭三將

督府移文

日蝕

文天祥入衛

諸郡望風而降

詔罷兵

王航海

文魁辭相

潭州死節

呂文煥回本國書

王鎬平章

陳留並相

徵諸帥不至

納降表

罷團結

宜中夜遁

京城歸附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之九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之十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省試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錢塘遺事目錄

錢塘遺事卷之一



武陵劉一清編

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就飛鳳  
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  
世臣爭中朝不欲其說之着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  
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  
者以為弓爵菴之符秦檜專固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

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薨嬉猶惑、請以為  
第常以倅烜為光祿丞留隸家廟言者罷烜并遷廟主於  
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  
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美名至於咸淳甲戌天目  
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妃嬪捧抱以見上按視  
甚喜願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於  
杭亦豈偶然

###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智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  
其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  
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洵久與秀氣尽隨  
流水去空留烟岫鎖稜層

### 夢吳越王取故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  
二月癸亥上敕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宣議建都自此不  
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

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多老中官  
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  
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  
偕其母來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  
夢宣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鏐也年八十一高宗六年  
八十一下都於錢塘似不偶然孝宗亦謂錢王指做做弟  
三子惟渲也終團練使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瀛詞贈之云东南形勝三吳

整

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画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遠堤沙怒濤捲霜雪天竺寺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  
競豪華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花羌管弄晴  
菱歌汎夜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  
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城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  
欣然喜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  
時詠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却知  
乔木多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  
愁然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



原是則深河恨耳。因和其詩云。原扶二字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蓋靖康云亂。予題詩於舊京宮牆云。依烟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遣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岳飛解東京圍。宗澤

留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嘗定向李綱。諫曰。今岳飛縱未入關。當遣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多矣。冬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至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凡在揚州一十六箇月。三年三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箇月。六月。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十月。至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次越州。如

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上如  
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安七年春  
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

###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  
淳祐庚戌為貴妃闍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近靈隱寺前  
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時人名之曰賽靈隱寺成  
建大鼓於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書鼓上云淨慈靈隱  
三天竺不似闍妃兩片皮由此界限甚嚴無故者不得復

入矣

###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今年戲之曰西蜀有  
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  
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  
新亭望淚簇樂紅粧搖画艇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  
幾時逝余生自負澄江志更有誰皤溪未遇傅岩未起國  
多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  
山林處士但掉頭咲指梅花藥天下事可知矣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  
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湍向生塵土却與袁樵  
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為清泚流出飛來峰下  
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浸詩脾冷煖人  
情祗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時不似在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扁曰靈隱天  
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勅賜號靈感臨安祈禱  
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厨頂鉗諸寶飾其上有兩珠一赤一  
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枣核樣名鬼谷珠又一大  
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猫兒眼睛每遇迎奉則如此飾亦  
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長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不  
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葬郊廟遭回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畧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為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讐去國千里榜徨江上漁父不受為鍾之祿以捐其軀賴女子不吝千金之身為效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於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狼復踴躍用兵貪懷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為池沼蘇臺之遊麋鹿竟以直死當時知與

攘

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随流揚波依朝來徃猶能激為疾風甚兩奔雷激電震蕩於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為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清忠又建閣於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室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端室石之文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

射潮箭

錢塘遺事卷一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湖每  
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強弩射之由  
此潮即退避後遂以鉄鑄成箭樣其大如桴作亭泥路之  
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汛之  
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影直至淨慈寺皆非為遊觀計  
也過水之深若為湖而沮洳之地畝以券計皆可為田淳  
祐間趙與憲尹京橫築一堤祇是通路過灵隱而已

###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泚來塔下幾經秋  
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覓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彊  
父為相清心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於位  
謚文清

### 淨慈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  
頓裝塑雄偉殿中各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其第四百  
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合龕用黃羅幘之旁致籤筒

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吾感者積日既久群脚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氏如此哉又假此為抄題之端哀歛民財尤不可勝計其妄忌憚甚矣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即以名號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練衣左手擊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第里外亦能回家故名萬回隆興鉄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殿右亦祠之未知果為淫祠否乎

龍翔宮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宮於中瓦後撤居民屋宇三之二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梅琅函室藏皆係御書每孟夏車駕遊御街過中瓦坊直下景靈宮駕回則自灞橋橫入過龍翔歸則自太平坊出至御街室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祿因此自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

中尾之右以為武林園其左以為皇子忠王看望樓旅邸  
多題曰龍翔宮闕壯皇都寫路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  
主意故教劫火關通衢

###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近其一是平水九列大禹王其一是陸相公  
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一主  
起水一主交澤各司存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三位小  
娘子拈炷香上真練及花朶粉盞拜許保安牲酒心願其  
或欲乘晝晚潮汛之至而發舟必須得卜而動則毋去免

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  
十二位潮神各武裝持杖每位各主二時烏然皆不及三  
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 孝宗問何蓑衣卜

淳熙中金人從穴人言洵：上於禁中默禱遣中使以平  
江問何蓑衣其說云：知者何見其未曰我已知得中使  
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以詩云賀新郎  
胡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又云鬧啾：也須還  
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莫諭其旨益公日記中亦

載

大理寺承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考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理  
寺者必以矢祭蓋訛傳謂以穢物祭之其實承者少牢也  
國家三歲恩霈汝雖誤國然亦不忘汝之舊時用承以祭  
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  
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而

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  
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主邦昌  
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  
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虜嘉  
其忠與之俱歸遂編弓撻棘陰遣檜歸為反間遂決意主  
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  
格天之閣弓射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  
氏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社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  
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



兩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懔故特喜此裨語以掩為覆之計真獨夏之賊也

錢塘遺事卷之一

錢塘遺事卷之二

武陵劉一清編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卽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諫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德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

六佳

孝宗恢復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終遇少衄滿朝爭論其非屈已澆和而不能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零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笑只多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

事准疑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頃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善處山遮不數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聞鷓鴣

數

之句謂恢復之不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  
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  
陽草對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sup>嘉</sup>家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  
中烽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憲事狀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憲下謀其妻王夫人夫人曰擒虎

易放虎難其意遂決汝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  
厲声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於天泊於帝矣檜遂死夫  
人思之未幾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  
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鄂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  
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在憲可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  
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点句以來他日該  
問上曰宮中當讀之大要主求放心耳公因蓋推明其說

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  
可與為善若奔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  
自謂多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  
侍郎彭子壽請劾白發其奸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  
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去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  
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  
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  
良弟兄止緣交通賓客論泄機密陳瓘玩章劾之謂自古

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如家干政即是亡國之兆如  
州縣之政只為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閩節則姦人  
鼓弄良民怨咨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正如宗良  
而朝中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  
臣尚能逐之使去復用素佐誅宦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  
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言一人敢出狂語則其聲勢可  
知矣上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童年是朕舊學極是難  
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童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  
人質直兼是隨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童年

多子有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  
子即宰相六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遠矣上始初雖爲佐  
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  
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請坐小黃門奏曰  
官家何不用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  
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  
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  
告趙忠定曰此子佐胄不能善功亦須分些官職与他忠  
定不答曰是浙弓和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汝道有詩云  
慶元宰相子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  
些官職与平原余亦作一篇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  
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子也由天

### 趙子直

韓平原頌趙子直罷政遠竄薨于占斷訃聞有言名子作  
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群邪何子肆流  
言狼胡跋扈傷周旦魚腹銜冤蔡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

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飯客甚賢而文既已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飯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分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疊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

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骸骨孤兒寡婦之哭声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我其人辭謝再三因

問乃曰僅得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專宮問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卒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无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還權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橈盡去軍兵無名之賦

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  
為綠野之遊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矣或者其庶幾乎平  
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死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

齊王

齊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 全約以二月望日舉  
事為還卒消其行人并書以白弥遠弥遠易書以二月改  
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二月潘  
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

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予王聞交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  
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  
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  
犒軍命守臣謝周知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于  
州門言史弥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  
進人皆聳動以為江東狡謀比晚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  
人巡尉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与郡州兵戰之其  
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糧舟告變于朝史弥遠急召殿司  
將彭悅赴之兵至而王已平矣乃班師时全守淮安知所

錢塘遺事卷二  
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弥遠欲殺濟王遺其客秦天賜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已无疾天賜諭上意逼王就死遂謚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沒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友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許直無忌弥遠怒竄夢昱于象州詔字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謚剛簡仍官其子

###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金子才奏因降入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掩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起范開闢於光黃之間六月金子才合淮南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未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弓才金浚乃為金人所決河水滙溢自壽至汴水深者脇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主和中沮之不省運糧卒致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河蔡



可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水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扼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宴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又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路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啓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至夜踰城大噪而入城中竊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曉召瓦庶三百

餘家登城後降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七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又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屏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又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中又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又一軍已為堂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拋北岸矣於是左洛之師閱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至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大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於天下人心翕然向化史弥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薦於史相遂除成大為察院成大貽書而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成大守建寧折真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捃摭者无所不盡其致矣當時大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與狷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為伍矣

###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藉：迄不免責

### 史弥遠

史弥遠開禧丁卯為禮部侍郎自楊太后誅侂冑甚奇甚祕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弥遠出入宮禁外議譁然有詩曰往來

錢塘遺事卷二  
十一  
与月為儔侶舒卷和天也蔽蒙盖以雲譏弥遠也弥遠為  
相十七年好真德秀魏了翁者皆遭斥逐楊台之有濟王  
嫉之一日書于几上曰弥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弥  
遠弥遠銜之及寧宗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  
之謀成弥遠始何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独相九年用  
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者薛極胡榘  
聶子述趙汝述时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  
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夾攻遼寇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垓奏韃靼圍遣使約夾攻女真壬辰  
國兵与韃靼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  
府癸巳月遣襄陽太尉江海奉陽帥孟珙以兵至蔡州兵  
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  
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落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  
位後主閉閣自縊愚嘗謂宋之与鄰國多兩失宋之与遼  
自真宗澶淵之役以姪子存於世守歡盟一旦沒女真之  
誘議夾攻遼高麗嘗遣使尋擊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  
宗不信又豈唇亡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每紀律

兵抵燕京而即奔潰金人晒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讐立所當滅真西山言虜亡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亡而弓與者二公弓先知之明矣

# 錢塘遺事卷之二

# 錢塘遺事卷之三

武陵劉一清編

趙信菴

信菴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倅濠梁日召婢與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劍出帳中一揮斷之人頭棄之城溝辛卯<sup>李</sup>全送死維揚奏功自三京之役家居數年至淳祐癸卯優詔起復畀以重任為恭預時召奏對日記穆陵與之密議儲子公再三贊決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

好樣子尤人所難言也除拜右相葵屬上辭免而朝旨促  
赴闕益急後葵到京以宰相須用詔書人劾之葵已知之  
矣乃徑出國門疾馳而歸題南鄉子辭間云東髮領西藩  
百萬雄兵掌握間召到廊下無一事遭彈昨日公卿七日  
閑拂曉出長安莫待西風割面寒羞見鈔塘江上柳何顏  
瘦僕牽馱迤遠山後且表奏曰霍光不孝無術每思張詠  
之語以懷慚后稷兩諫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是雖  
引激而云然亦見機而作矣歸領鄉郡推心愛民一報不  
妄施暇日遊嶽麓精舍舍長劉某年差長收生揖曰相公

主席公搖手曰到這裏說甚相公竟就賓席取酒盡歡而  
去後居漂陽已未雖作閔命即出丙寅時事粗定告老還  
鄉舟未發以書報鄉人及兩學士支吾不歡悅長沙兒童  
日呼舞市曰相公歸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齊安中夕  
電光如燭空中碎然弓聲遂甕

安子文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  
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  
云面目鄧搜行步若器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

日刻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乃於養豕  
成群糞穢狼藉脂肪則烹而賣之罷鎮相載歸蜀厥汝楊  
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齒猖亂殺九鼎剖  
其腹寔以金銀曰伎其貪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  
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嵩之起復

淳祐乙巳正月劉漢弼正夫由開州監擢拜甚臣先是九  
月嵩之自右揆丁父憂優詔起復蓋援弼遠例也嵩之朵願  
不起特以奠為辭遂巡未就闕十一月徐元杰侍郎因對

以起復為非嵩憾之語所厚曰吾與徐誼不薄何不密以  
啓我自是繼言論爽上意不復向嵩臺官彈擊每歲日未  
幾漢弼以腫疾死杜丞相範繼薨徐又以伏暑暴卒物論  
沸騰直謂數公皆中毒死徐則徧体玄黑野為之驚駭  
嘗食其敢下箸者於是揭榜通衢立賞格移文棘寺嚴  
鞠蕊完然竟莫明所以已而出太府之幣界上腴之曰賜  
之死嵩之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起李韶趙汝  
騰等皆以不合遂去時喬行簡平章李宗勉左相史嵩之  
右相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汎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

宗勉法謹守法號為賢相

崔福之死

崔福治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為人勇悍喜於生事而無  
忌憚陳鞅為建康留守崔為路鈐奪統制官王明鞅馬又  
迫逐總所趙監法親屬公委會聽戒諭然不悞悞值王步帥  
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前協力因厚遺之崔福遇賊不擊託  
言葬女而歸更不申大閫取旨主帥亦言如之何陳以為  
法本司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昭正典刑則更相傷  
法抑赴茲場處斬人以為文臣不習邊事多為武人所輕

陳鞅為積忿而發也殊不思良將難得為帥簡者推誠共  
事果跋扈凌犯自當申取朝旨豈可擅殺

孟保相

孟珙號無庵兄弟中第四叔稱四孟機畧沈鷲世罕能及  
嘗攻大金公統兵四萬至蔡州滅之由是威名浸盛為荆  
湖制帥善御衆治士卒心輕財結客對境憂實莫不周知  
分國機要間探尤密性好佛夜則跏坐召偏裨以下五七  
十人施檀褥俱席地自上而下各奉一話或目前事或市  
井笑謔事無不可言者言多可笑輒相與大噱惟不得計

錢塘遺事卷三  
四  
人陰私於是上下之情無不通者軍中秘密勿間詭詐皆  
入其耳久任邊帥朝廷賴之及有疾而逝兄璟稱三孟嘗  
知鄂州性寬厚弟十孟知岳陽皆然子之縉立朝尤有大  
節理宗朝邊帥者必曰諸孟云

余樵隱

余玠字又夫淳祐三年帥蜀慷慨自許創建城壁修築閘  
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初玠之臨遠  
也多挈故地還天子之語十年天子降詔褒余玠八年守  
蜀之功鄭孝山再相因遣使其進兵且以私書與玠云老

夫只候此着為退身計亦是一意出師至興元無功  
而還壬子冬北兵知其所為人入掠成都藩嘉寧無禦之  
其玠帥蜀固功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  
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有  
君之礼帥蜀無功陛下胡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答一日  
御筆余玠以不職奏乞唐牌至蜀而玠以漢中敗績歸羞  
愧領菜而死

余晦帥蜀

宝祐甲寅余晦帥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於西蜀



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之  
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元行檢輕儇浮薄  
不敢任重如晦者當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空而輕鄙  
之高使秋肉之心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  
賜收回御筆責汝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也  
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人皆有不召命已頒決  
難反汗其汝余晦果敗蜀失紫雲山要地為其城之也

晦誣惟忠

余晦繼玠為蜀帥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書問王惟忠適

留聞問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義晦曰人言其  
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當入狀以百口保之晦即取紙俾  
書既畢探懷以反書示之愕然晦謫歸以王惟忠庇叛事  
告于朝遂入大理獄全臺入晦之殿院陳大方尤主之惟  
忠竟斬西市比有來非其罪晦懼禍及已故誣之耳未幾  
大方奉祠歸詔與得疾目擊惟忠之為鬼露以顯天謂非  
所為問者嗤之○惟忠與晦俱浙东人少微賤晦小名余  
并五以余天錫之薦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誘安撫  
闕除自笑曰余再五柔也晦聞之故誣奏惟忠斬西市血

錢塘遺事卷三  
二  
迸流而上惟忠色不受曰吾怕訴於天以明此冤也

###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殲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築城以守為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汝瀆死蜀士大夫為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祭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之拜矣拜公以八陣之神為君以出師之一表尚饗其文甚偉

### 趙方威名

趙方嘉定年間為淮閩威望表導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翁之呼之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向畏之不敢仰視一日谿湯伏子底窺見一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之鼓不鳴詰於中卒當更軍人自必死反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以直閣七直閣隨侍立淮北人有以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汝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鄂都小卒不該燒香○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留三日劇談

方畧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為贈夫人曰我多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贖儀且奉以數書云諸監司覓文字趙極感之汝卒死其子遇趙作荆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謂趙以乃父曩疇之故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無時程督幾不能堪至與其母對泣辛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畜一日即開宴誘其母夫人同來榜前與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薦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以不畜心賊業故尔尔已為經營到諸監司舉紙七狀皆足並發放在省部訖自即當奉少費該直去改官

辛母子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改進報稱舊恩如此友

劉雄飛

淳熙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一日降兵解到賊徒二十五人未鄂州發下尉司楊文收受拘鎖司劉雄飛其貌魁偉八娘以為異待之極厚楊文出巡按盜八娘遂打開索鎖俾雄飛遂遁仍與佳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於荒沙埧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內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帳方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

官汝累有功迂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缺守西似為制置使差雄飛權和州致劄數月正除知和州雄飛遣人迎楊都夫人偕來則八娘已死矣厚贖楊都婦歸俾作功德追薦八娘汝雄飛為四川制置仍保楊都統為帳前統制汝知重慶府劉之報恩可謂至矣

# 錢塘遺事卷之三

# 錢塘遺事卷之四

武 渡 劉 一 清 編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

憲宗皇帝視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靜江府廣帥李魯伯閉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儲黃園鄂州陷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固罔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

錢塘遺事卷四  
一  
以賈似道為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尋自家中  
拜右相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北兵信物  
過廣右過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適南來  
二哥元帥遇宗候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遠印為飛守鄂  
賈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又僉崔彥良以兵三千援隆興  
時趙葵移司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  
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  
興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固  
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招興慶元城壁議迂都謝皇后  
誘畜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

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陰許約納歲  
幣兵解而去鄂諸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  
也城危在頃刻都統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  
女子空帛皆在臨臺可從彼去北兵尽东勝亦是焚燒城

外氏居歸然一壘可援至悉之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美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間臣行打美法以污之向士璧  
守潭費用委浙西關打美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關馬光祖  
打美江關史岩之徐敏子淮關杜庶廣帥李魯伯皆受監  
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杜並下獄杜死而追  
錢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鄉兵二千人舉義擢兵部  
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美招軍錢并徵所給  
米枋得自僕券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子空為募徒

未收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閔於鄰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己未北兵渡江附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欺君  
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益色鬼貌小官時為戚里婢婿帝  
緣取寵位媚子內侍虞允昇董宋臣<sup>上</sup>信任之擢監察御  
史遷右正言左臺橫甚引尔人沈翥方大猷為羽翼輒登  
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謫貴州与州州將翁明失  
色益泣間適游多食人之謗強帥朱禔孫伺丁者也憲李  
仲鷺惡游者也丁密以郡人之謗游者語李以語朱

以素游。遂告丁異謀以為陰造。予矢指通寅為不軌。朱  
閔于朝。加竄新物。強曰遺畢進武。迂者下貴。則退其奴。且  
尽取其橐中所有。而後寬之。舟過藤州。太守以下不敢與  
通。畢迂登岸。詣州借水手十人。適丁遺舟人。請鐔津。何權  
孫者。過舟中。談話日午。畢將登舟。何別去。未至。孫舟人走  
報丁。副使溺矣。州為求屍。至夜始得。巾履未脫。解舟人中  
州借錢買棺。守以強司名色。鈔百千予之。丁大全喪受  
云。價不問多少。自償既歛。即與解舟俱申。強司牒下。追畢  
寃問。汝有旨許。自便居住。畢遷于靜江。既而朱先遺之。回

長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兩相屬。誘其子使  
自陳。掉以竟不就。先是。詢方牀罷相。居陰。與世相誘之曰  
上念公不忘信之。遂刻穆陵御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索  
章友上。且旨迫速。空所。以解幸免。亦禍丁之父子。智亦  
詢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嘗吳潛代之。潛為人豪雋。其弟兄亦多所附麗。有  
諛者。上者曰。外間童謡曰。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間業。高  
虫。當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虫。此語既聞。惑不可

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謫建昌尋徙潮州辛酉四月爲置循州壬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俜七十翁間關四千里縱非烟瘴窟自無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翅揚水燥風扇烈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頭頓常驚悸肌體若分裂肝腸如擣碎支持連循州荒涼一墟市託迹貢士闈古屋已頽圯地濕暗流泉風雨上不底蛇鼠相支羅蟋蟀聲恠異短垣逼閭閻簾楹接尺起凡天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尔哭我傷懷、、抑可止悲愁復悲愁憔悴更憔悴陰陽寇乘

之不覓入膝理双足先蹒跚兩股更重臆擁腫大如椽何止患蹠齏淫邪復入腹喘促妨臥寐脾神与食仇入口即嘔噦膏肓勢日危和扁何爲計人生固有限蓋棺亦旋已長見左道塗不及見左斃老妻對我啼數僕環雪涕綿叢歛形骸安能備喪礼孤柩倚中堂几筵聊溲尔骨肉遠不知鄰里各周慰相慰亦何言眼、自相視尅川水決、教山雲秀、雲飛何處歸水流何處止悠悠、旅中魂雲水兩迢迢朝廷多至仁歸骨或可覲魂号早還家母作異鄉鬼又自銘云館云生于雲川死于尅水大希深衣緇冠素履



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收歛形而已其人伊誰履高  
 居士翁嘗好老莊善延方外爰与客談及死生子曰其只  
 消一令<sub>个</sub>倏然而逝时但以為戲言及至循祈国者所遣人  
 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诗及銘之夕忽空中雷聲轟然  
 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吳潛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為腹心  
 二人極僕人嘲之曰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為太子公意不  
 欲緩其子上不悅北軍退即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  
 臺臣劾公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立鄂下流  
 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焉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

我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憾之遺武人劉宗申為循守欲毒  
 潛鑿井取榻下自作井記毒言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  
 私忌辭又寡又辭又次日移危不得辭遂得疾而卒

賈相當国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分戚用子似道為相年餘返巨  
 璫董宗臣李忠誦勒戚晚歸不泊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  
 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頌稱其能然天資陰收刻深  
 置錄樞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察煩碎議考不以為便

李壇歸国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弓山不駁：踰淮據及迤水遠年  
易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制置李庭芝  
激進涉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壬戌詔改迤水軍為  
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檀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  
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賜樊榦追復其父李全官爵  
改正日曆御製詩賜賈相云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  
芻物新聲暨南郊方慕義恩亦系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  
邊提廟美潛消芻里塵坐致太平今日有中興少曆喜環  
循

###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貴妃  
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弓人供奉湯茶飲食自席申入  
相之後躍柱平章聯科必嚴遇省又覆試之禁或為詩未  
聯云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之安泊弓平章其意甚當

###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為詩曰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  
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 殺向土壁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涿家居訪  
之問所以為守城之計向曰正為眼中無可任之人皮志  
之北兵至向親率軍死且戰且守既置死虎軍又募斗弩  
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卒能保潭斗弩之力居多皮入朝  
百計毀短似通妬賢嫉能乃嗾臺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  
奪向士璧官恩教令臨安府追寃侵盜掩匿情節竟坐  
遷謫擠之死地之下寃之

劉整叛北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鄭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赴援

興不送迎宴不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  
及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帥興遣吏打算軍前錢糧整  
賂以空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  
又似通殺潛殺士璧整蓋不安乃以瀘州降北軍整境整  
集官吏喻以故曰為南者立東廡為北者立西廡官吏皆  
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八人歸北京湖制置  
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為黑灰因整歸北上急攻後取之  
書謀取襄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因可以利誘也乃遣使  
于文德求置榷場於樊城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矣

豐葦處推場或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  
使薛去或謂文德曰推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  
文德以為然進使者不及既而使者至復申乞儀文德遂  
許焉為請於朝開推場於樊城於北人築土墻於鹿門山  
外通互市築堡襄陽文煥知被欺孔兩申制置司為親  
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垣築第二堡文煥復申  
制司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於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  
卒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諸退師自予定之汝冒為已  
功諱言於予及北使却後來尋盟似道拘留真州不遣其  
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詞

賈相當國陳歲一作雪詞繳之詞曰沒已沒鼻霎時間做  
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滕神  
招邀翼二一任張威勢識那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却是鴉  
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  
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羞予隨流水為皇笑道山河

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士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三策  
一謂內地何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  
里或二里百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總三十四屯  
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棹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无能破  
吾聯絡之勢者久之即益雖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  
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  
外之藩垣成氣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

說不可行惟多准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二說也賈得  
書大怒曰賤賊敢尔高語迄詆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  
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  
無地席矣紫原以家囑愛物空明而空明以子澄之過  
淮時賈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其不用公  
言遂至此紫原對云平章：：：：日賤賊更說一句不悔  
賈問紫原何問對曰：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  
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汝抵高郵適伯顏丞相徑蹕  
紫原之家召告以紫原曾獻三策於賈者丞相驚嘆江南

錢塘遺事卷之四  
至道人這般話若遂用吾得至此即多禮其家老小甚  
至於發兵迎取之至終不敢吾以在高郵而密价以報繁  
原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意大慟而絕  
時人言詩曰厚我藩垣長彼會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  
流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 錢塘遺事卷之四

# 錢塘遺事卷之五

武陵劉一清編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陳克道正言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  
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保私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  
一千畝畝每歲則有六七百畝石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  
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  
室一可行而五利與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時實似道為

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时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玘  
卿餉淮杰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有吳玘卿死乃以劉  
良貴為提領陳豐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  
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言如買逾限之田為良  
法然亦作方與權俟秋成議施行賈似道憤怒求去上  
曰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亦當始亦浙西庶他路  
視為則也所立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亦一律可令三省  
照此施行○賈似道內引入劉力言言便上從其言三  
省奉行惟謙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券畝為公田倡嗣榮王

繼之趙孟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礼部尚書  
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故公田且行於  
浙西地踰竟免和糴自若田是德經孫在半天下也○公  
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之此猶有嫉富抑強之意繼  
而派買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  
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名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  
及減買數稍多則銀絹相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  
任三千楮收任十楮許赴漕試校尉券楮承信券五千楮  
承節二券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錢塘遺事卷五  
公田專官

提領劉良貴檄府丞陳訔往湖秀收作丞廖邦傑滋常潤  
任督催之意以郡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接參成公策  
嘉興則知郡潘墀接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  
奕寓公趙與訔接幹王唐佳臨安察判與元演常州則知  
郡洪樞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郡章惇漕司准遣鄭夢熊  
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選謝某司戶黃伸候竣事各犒一官  
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公田賞罰

包恢野江人為陸氏季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踰驛然翻  
廷除包知平江府專領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刑時年已  
八十酬勞拜簽~~而~~<sup>書</sup>卒。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宰葉懋  
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近毀出身永不  
收叙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

公田之禍

壬戌五月公田以江陰宋平江府肄浙西憲司安吉嘉興  
肄西浙運司常州鎮江肄德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  
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



方夢至嘉興量楮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入班勿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巨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核多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禍或內有疏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更換方田主其禍尤慘

滴皮龍榮

泰政及龍榮者上本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疑其再入時李雷奮憲湖南似道陰詆雷奮劾之先是雷奮訪龍榮、辭以故既退以小鬼作之或以語雷奮、不能平至是疏其貪利勞私之罪且以為幸祥琴之甫即揆為以自居于州郡漫言之伸翼羽廷收召之速又沒每對人言吾擁至多於膝上之語盖危榮為本宮官故也言旨滴衡州衡州雷奮治所也遂自酖死

銀閨先識

見錢閨子始於紹興元年冬張浚屯軍婺州朝廷以水道

不通貼置召商又入見錢方娶州執閔子請見錢方抗越  
權貨務每千一加十以為優潤六年張忠憲為都督張澄  
主管財用該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錢並行次三十一年春  
遂置行在會子務景定甲子賈相當國造全銀見錢閔子  
時十九界矣以一準十八界之三廢十七界不用其閔子  
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紅印三相連如日字下兩傍各一  
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之上列為寶蓋幢幡之狀  
目之曰崇禧勝以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為號大兵下  
江南如入身人之境人以為鐵信然

竄謝枋得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江東漕闡茂策詆時政似道怒  
竄吳國軍。江東十問備陳而似道景定以汝政子知國  
家必亡於權臣之手至如八陵一問禱之使人淚下

推排田畝

理宗朝嘗欲奉行推排之令廷紳可言而未行也亦似通  
當國卒行之多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  
寸量權使一坵添一畝也亦不似舊封疆又言作沁園春  
題方道南者通過江南泥墻粉壁石具在方述其州某縣

其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疆畧  
這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哀為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  
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岷峽雲迷鳥道兩淮滄野日  
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固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  
須疆界務取千鳥

彗星之變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星角燭天長數十丈自  
四更迄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春政楊棟謂是蚩  
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上戒膳避殿臺臣交章言星災矣

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歎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  
意似道力辨人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在事難自古然  
也然公田之說不可行則知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  
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糶之擾公私兼  
濟所以幸意命公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  
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  
計何如軍餉何知既任事必當在怨禮義不怨何恤人言  
知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是秋遣言  
警振國事大咎冬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八月初

五夜彗見于西南方去地不甚遠尾長三丈餘初十日夜  
光芒亘天至甲申寧宗升遐始驗彗祖升遐彗亦出柳云  
似通奏云彗出三河周分与河  
南无干

###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臨御以來始終崇獎周程  
張朱諸儒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宗陵曰穆陵御書閣  
曰顯文閣原廟殿曰章熙殿理宗具于側微崇儒納諫室  
紹間以史弥遠專權立功萬光機謙遜等所預弥遠卒始  
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初號端平為小元祐然

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  
建寧大水內即之民死者相枕藉開慶己未北兵南來社  
稷幾已矣而猶不親身見之亦可謂福

### 理宗政迹

理宗就顏隆準臨朝中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屬精為治信  
向真魏諸賢廷伸奏疏三季扣閣悉經御覽所言訐直言  
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皆盛德也在位久嬖寵浸  
盛中貴盧允升董宗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士驟至  
通顯賄賂公行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即守贓罪狼

藉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已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意  
信方士妄稱五福太乙自嘉寧己巳南入巽宮臨吳越分  
作太乙宮又作龍翔宮集慶寺以祈福作湖上西宮造御  
舟以備遊幸作禁苑芙蓉閣急蘭亭以供遊翫又作闕賈  
二妃奉先功德寺極土木之功專置修內一司以內侍管  
領望考伐木自德壽故宮王卨戚里民家墳塋皆不免又  
置修內司莊御步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  
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娼妓傀儡得入供應宮嬪廩  
給泛賜名節多取掌名位之外其先朝耆艾以字號夫人

者嘉寧六百員淳祐增至一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  
左藏庫何其不節耶

### 度宗即位

理宗崩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晉  
時許詢所造每經一朝則必頽圯一次蕭梁已沒累加修  
整雍熙年間衆議重修非數萬楹不可一行童於大眾中  
頂礼曰我願勸緣以成其功衆曰何言之易答曰只印此  
塔影逐日沿門念佛誦施何患不成主僂然其言汝所得  
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天下惟八大王榮卨步其行

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大王山題一千猪行童  
歸自斷左臂血流不止遂死自火葬及莫言亦多者度  
宗庚子歲生於八大王府日夕啼號不已更數乳母多獲  
遺最以一乳母捧抱行廊序間入小閣見所粘塔影忽然  
而哭既去復顧因以水嚙取置手中自是不渡啼泣乳母  
以告大王始悟所題疏未勾下在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  
府歸斷臂流血不止以其年某月某日終計其死之時即  
度宗生之旦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子度宗入宮昭冊為  
皇太子理宗忽夢王告之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斷自

宸衷以繼大統以享國之歲悉如所夢云陸務觀詩人間  
八萬四千塔使合推為第一仙即此塔也

全右

開慶己未議皇太子妃丁大全以京尹崔岳女為言一日  
謝后召入大內宮嬪進花一枝后令侍御以賜既退次日  
后感疾議遂寢唐申歲乃議全昭孫女昭孫值北兵避地  
於岳州臨湘之間逾數日入京遂冊為妃

士人言賈相

咸淳丙寅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

民誤國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詣京尹劉良貴告李等泥  
堂飾齋扁不法黥竄諸州

臺諫應故事

以季可為察院時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  
制者為言中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小為太守及州縣小官  
毛舉細過為故事而已

似道專政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丞  
相時賈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徑進三

日一朝赴中書查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  
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  
賜第五日一乘車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帶  
呈署宰執玉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則館客廖瑩中勿則堂  
吏翁應就諷臺諫彈劾諸司薦辟牽削及京戶歲漕處斷  
公事非閔白不敢自尊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後葉夢  
鼎江夢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亦湖上間居遙制時人  
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多平章

半閑亭

度宗賜賈似道第於湖上似道扁亭曰半閑以停雲水道  
人每治弓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糖多令詞大  
稱似道意議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騫而不足之秋也曾謂  
似道而以半閑自委乎其詞曰天上摘星班去年初度闕  
幻出蓬萊就院宇花分竹一邊山軒冕倘未間人生閑最  
難算真閑不亦人間一半神仙先古取留一半與公閑○  
似道為國之重臣而其可以閑中消日月耶天下烏得不  
壞

### 排當

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言  
排當則必有私焉密啓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弓陳宗  
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假秩筮以奉殷  
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而拱一夕笙歌之費此說可想  
矣古詩云花磚後步退朝衙排當之初早賞花玉鞵金鞍  
皇后馬金輪綉轂御前車

### 賈相奉令

一日整翁招碧梧馬廷鸞西峒葉夢鼎行令舉一令要一  
物與人得物者還以一聯詩秋壑云我有一局碁付與棋



師棊師得之于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碧梧云我有一竿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于我一聯詩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缸空載月明歸西碕云我有一張犁付與  
農夫農夫得之于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  
道不悅而罷

賈相之虐

賈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泛適二人道粧  
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爾願  
予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持一合喚諸姬至

前曰適為某姬受聘啓視之則姬之狀也諸姬皆戰慄。  
似道於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多題詩曰襄陽累載困孤  
城秦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生靈  
至乙亥罷相公田國多休矣

錢塘遺事卷之五

錢塘遺事卷之六

武陵劉一清編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風雷雨居民暈時皆動  
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是為益王十一月至冬全氏降生  
皇子是為嗣君

李璿掛冠

咸淳戊辰詔飛狀元吳化陳文詒同郡李璿太李貫道齋

內舍係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及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  
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取及三魁同舍出錢塘門脫  
綠袍排于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壻有詩云  
人言孝古思入官我謂孝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竟闕本  
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若為觀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  
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戲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  
過子陵灘芳修亦有通與博聖世待之俱寬閑何物种放  
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肝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音息影谷  
之盤々朝醜酒醕雲壇便向鈔塘門掛冠又有多詩云有手

須搦詭袞衣有頃須叩九堦墀有口須禱離騷詞有腹須  
飽高山芝有身不願掛綠衣笑問此身欲何之石室山之  
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之樂天知命復奚疑

詭飛賦題

咸淳戊辰詭飛省試考官商議出題：皆不欲出天子聖  
人於是別院出詭為天正院出帝德廣運天眷命皆大空  
年號而天眷又正是徽欽過北之與時人為之語曰正院  
無天子別院徐聖人廣運與天眷却是

案此下原  
本闕

襄陽受圖

咸淳戊辰北兵圍襄陽攻襄陽劉整之計也整宗駭將號  
鐵胡孤己未大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丞相吳潛也盡守  
臣之力者帥臣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  
整次之似通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整守瀘州悞  
禍及己遂叛獻策南伐上急攻緩取之書東南之兵勢地  
勢如指如掌進攻之計不于淮不于湖廣不于蜀獨于襄  
者蓋知襄者東南之脊去襄則不可立國呂社嘗謂得襄  
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閩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者  
正此也整初至襄陽與少保呂文德借地開互市互市既

置因築城置堡江心起券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  
乙丑丙寅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守兵威漸振未幾文德  
死文煥代守襄陽步戊辰之冬以大兵圍之而襄日孤矣  
高連赴援

襄陽被圍呂文煥遣人告急朝廷遣高連范文虎赴援時  
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而道不得通襄陽之  
圍不可解矣

賈相出背

賈似道誘出背而又陰啖臺臣以留之實無意亦出也乃

以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時相不合

咸淳己巳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以江夢里拜左相馬廷  
鸞拜右相輪日知印夢里與似道議事不合乃罷去

戲文海淫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撻尤甚自入相後  
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聞王煥戲文盛行可都  
下始自太季有黃可道者為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可都  
奔遂以言去繼有張蕃孫者入京調官鄰居一婦人乃官

中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  
多向押婦本貫臺章繼上謂臣蕃孫之為人專以蠱惑人  
家妾婦為能且適左司希建者因夕沒而亂其家之敢窺  
伺宮婢無忌憚如此削籍沒嶺南嗣濮王弃妻按章言云  
糠也不當推為立谷時人傳以為笑一征官娶罪婦李虎  
妻臺章亦及之自是專務摭搆士大夫惟薦之可以供月  
課理宗厭之嘗加戒勵至於登黨所為大奸大貪莫不敢  
言以至亡國悲矣

賈相諱言

賈似道見襄城被圍日久束手無措日以辭位為請至咸  
淳庚午襄陽之圍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問似道襄陽  
之圍三年矣似道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  
言度宗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詢問其人証以他事賜死  
自是邊事並無敢言者

### 明夢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初明堂平章賈似道為大禮使賀幸景靈  
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申嚴分辨諺升玉轂大雨如注  
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

遙子故子面奏上白賈欲候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  
已肯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  
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牽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鑿罷胡顯祖  
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

### 張貴赴援

壬申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  
久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  
反思閩以鍵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

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乏宿儲，可守然。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庶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鈎致，以為焚燬用，遂為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閫移屯，郢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收久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為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立便寨，近水哨輕舟百艘。

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乃吾死而已。壬申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須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舡出江，以紅燈為號。始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纜，攢筏數百，屯兵雖衆，皆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猶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日。浮尸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乃張順也。

係籍秀才

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獎倖百出多  
解過省而筆迹不同者多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多方措  
置乃議之及凡在舉及免舉人各其所屬州縣給曆一道  
親書曆首尚未赴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人  
謂之繫藉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言詩曰戎馬  
掀天動地未襄陽城下哭殺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  
場惱秀才。太亨生蕭某言詞云士藉令行伯仲分明逐  
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芳最是

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亦妻何与焉鄉保率却當着押開口  
論鈔祖宗立法亦先又何必更張矣。子弄行閔政會限  
田放糶生民調瘴膏血俱賸只多士心僅存一脈今又銀  
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菜可採以相餽  
但挺直亦或者謂此白青白祥之類是也

錢神獻夢

咸淳癸酉春賈相連奏乞出視師且謂諸間欲為敗闕張



東每遣客游談不曰無財力則曰無兵力不知臣之料鈔  
招軍悉有實狀可以按覆奏罷歸府合目靜坐忽夢有男  
子圍面方口突然而入賈相叱之曰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  
金主也相公早間入奏大激天下予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  
好：做三年我六月沒六不復顧人間予言訖賈相且怒  
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鈔  
禁行乃知男子鈔神也廢興信有數云乎哉

###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倍殫甚

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藁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為薪  
緝閔為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  
城降方六年之及豈得已哉

### 勉留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沒累幸乞出視師非臣上下驅馳聯  
絡為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而又陰嗾朝臣論奏以為  
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

### 度宗晏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昀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

政改明年為德祐元年

諒陰三元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訖澤二名路芳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為之語曰危在澤死不得芳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詔兵勤王

冬詔天下勤王贛州太守文天祥應詔募兵。朝廷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芑石江西。侍郎趙縉至陵江陰。開封夏貴淮西。節使督芑壽京湖。殿張彥廣德。招

討孫虎臣米石。都統仇子真宣城。練使張世傑海道。○費伯恭阮克己平江克己揚州人糾集義兵三芑勤王

下郢復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郢州沙洋守將邊居誼死之時丞相伯顏收兵號百芑用南降人為向导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分道並進攻郢。人堅守以戰船橫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覘視傍有一湖可通大江方是大集人力陸地牽舟逆行凡百餘里然水至水舟師忽自上而下沙洋之備未能措守。將邊居誼所部三千人盡力

死戰竟無一人歸附十一月下復州

###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陽罷狀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至渡江時江水竟平豈非天哉。圍漢陽軍移師攻陽羅堡。淮西制置夏貴拒戰於陽羅堡敗績奔還廬州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汝弓人題詩于序如夏貴節樓弓曰一語淮西留養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縱使節樓高秀文到頭難免重臣名

### 下陽羅堡

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布弓七百物風起則多利比舟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乃自陽羅堡攻鄂州

###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為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穰孫之援朱穰孫提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夏貴與朱穰孫通任長江之責朱歸荊州夏

歸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 錢塘遺事卷之六

# 錢塘遺事卷之七

武陵劉一清編

下蘄黃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奕始謂大兵以襄漢復船自漢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蘄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船皆在焉。至蘄州管京模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閻以城降。

劉整死

正月初七日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  
發憤得疾死於無為軍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江西屏蔽也錢真孫以帥兼守  
章城以降則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嘗記宋太祖以乙亥年  
命曹翰取江州改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歟呂師夔  
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慶

大元國兵至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呂氏壻也賈似  
道奏云文虎為趙縉所憤激而以安慶叛而不知文虎與  
呂氏係親黨也

賈相出師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勳石李珣參贊軍  
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方封樁庫撥銀十萬兩銀  
五十萬兩閔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  
猶未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  
上出師表畧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

自勉云云每念身雖危可以奮勵振子雖急可以激烈備  
云云逆整世受國恩一旦反噬而仇視我後貪生畏死  
視便則趨天亦何有子彼紘自襄有患五六年間行邊之  
誘不知幾疏先帝一不之許襄陷鄧單臣憂心孔疚誘行  
又不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頃罹孔棘詔既奪誘臣辭  
亦不知幾迨不獲命竊自附亦幸革無避之義陛下踐祚  
以來邊劇日駭臣請悉力政以江流數千里江面數十屯  
而脈絡不貫非臣替視隨機上下是必有不過其渡江者  
今不幸臣言申矣而使先帝以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

早以臣言為信聽臣之出當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誣及今  
汲汲焉之恨其晚尚可強臣之留耶臣留不過使都民苟  
安旦暮而非所以為京社人計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導故  
子都督中外諸軍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苦心處置忘  
寢廢食未能少強人意誠以注的之失難留左目之機易  
見與其坐符其未亦有無捕孰若使臣決亦一行以求必  
勝子理救者有子不難知者恭惟祖宗三百餘年德澤其未  
未艾兩宮仁慈孝愛動无闕失臣恃此咸發信順之心斷  
可憑藉以辦此子臣羸弱之軀非不知自愛云云孤忠自

逝終始以之臣等三子三孫留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  
言復以家為意否則苟免而已寧不愧死於斯言哉深切  
迫切拜表即行

遣使請和

德祐乙亥正月十七日賈似道遣宋京使軍務請和京與  
北使未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來元嘉話代行思聰回  
知事不就惶怖失批陰備快船為走計時大軍人勢衝下  
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宋兵不  
敵夏貴老弱也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

孫虎臣新進位出已上殊無鬪志

下饒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饒州守臣唐震竭力守禦城破震為北  
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十七日鄒  
判官始得其遺體溫然如生遂具衣冠而葬之為丞相江  
翁里寄居饒州之人皆遁翁里坐守以為民望兵入其第  
赴水而死翁頃自南康來省兄過兵不屈遂以磔死至死  
罵聲不絕口先是張世傑至饒州翁里與之大醉世傑曰國  
事如此丞相如何翁里曰力不能以報朝廷惟願死爾世

傑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子世傑盡知之拿一个盞跪在  
地不能得他接了未能得他飲安能忍辱辱他人耶吾  
盡吾職分地為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  
只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觀此則勇是漢容就義  
之心已先決矣

###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守臣蜀人趙  
昂發為池州倖權州司措置備禦等官謂昂發曰州不可  
守不如弃之昂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也大兵

至留詩其弟夫婦遂自縊而死時人語之曰臣為君死妻  
為夫亡

### 蕪湖潰師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賈似道潰師于蕪湖是日三鼓孫虎臣  
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曰彼眾我寡  
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接諭三軍遂許唱轉官資諸軍  
詔曰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官資仍在鳴鑼一声退兵于  
珠堂沙十三步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帥已失似道奔入楊  
州李廷芝閉城不納



姜才敗績

大兵順流乘勢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出兵二萬餘于揚  
子橋士氣百倍衆皆披靡時彼衆我寡相持半日凡數十  
戰勝負未分生兵日增乃至敗績姜才稍引兵還大兵入  
太平州守臣趙之晉遁

金山之敗

大兵入建康府沿江制置知建康府趙潛遁北兵方入城  
時察院潘文卿按趙潛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  
建康為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北兵駐建康府不進

造哨騎四出大兵至鎮江府張世傑趙潛戰于金山世傑  
多海舟無風竟不可動遂敗留守司參軍沈圻自施樓上  
望下嘔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嗚呼京口第一重門戶而  
失之行關岌岌矣

趙與可遁

乙亥二月大兵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與可宗室也而  
望夙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以為不守  
封疆者之戒。北兵下徽州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去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殿前指揮使韓震再申前請爚議堅壁固守求罷不允徑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二相去國朝廷可知矣

### 誅韓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誅韓震三省奉聖旨云韓震身為殿岩陰懷異志當此危急不肯出戰聲言提兵闕入禁闕奸謀叵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有功於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其身若家屬親黨決

非同謀一切並為免罪。時有言震謀脅遷都者宜中與客潘希仁議誘計乃伏甲士於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兵衆震部曲百餘人聞變大闕而入射火箭入大內又以大刀斫嘉會門宜中過兵逐之奔建康府

### 五木之敗

誅

北兵入常州時三月初二也知州王宗誅遁權守節幹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府姚訢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

朱華張全麻士詭赴援二十六日戰于橫林敗績二十七  
日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天尹玉麻士詭死之天祥  
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盡劉師勇以騎  
突圍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  
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王  
堅之子○尹玉江西憲司掾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  
殘兵五百又角一夕兵敗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  
與北兵戰併死无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  
○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

姚訔糾集民義登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震天潛遣劉師  
勇王安節等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  
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為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  
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其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  
縣屋宇焚蕩人民虜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啗其肉煎油  
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杙木上積日使火箭  
射之牌杙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於城外築堡傾泥併  
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糧盡城始破  
嗚呼使北兵渡江之設一州、守臣如姚訔者能於國家

而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耶

朝臣宵遁

乙亥正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畿甸勤王  
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自遁浙東  
提奔王霖就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誅潘文卿李可陳過  
徐卿孫待滋已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  
為之空疎○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  
如國人又謂諫亦平君而不聽去則窮吾力而後止識者  
猶以為非君臣之心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

為嗣君遭家多難尔小大臣未嘗多出一言以救國者吾  
何負於汝哉之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  
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  
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誘謂何乃亦  
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  
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別具見在  
朝臣在京文武並與特轉二官其負國弃予者御史臺  
竟察此閱其榜初發明吾之意

罷賈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賈似道以平章都督予祠。制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行諸軍之予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群工而聽命具官取其小材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伯而自詭速遺速予先帝遂於國予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之彛并謀合智以盡天下之議而乃恣行宵臆不恤人心以吏道沮格人才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安於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師途矧當任閫之驅馳豈不戎事之緩急戰功或曠歲而不奉兵事或臨時而不修緘悉亦文法之搜

求開陳於邊政之科瑣遂令飲馬以渡長江迺者杭表出師該身勤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復二矛垂弓而容烏三軍解休百物離心彼被甲之謂何未聞而先潰孟子謂吾何畏彼左氏謂我不戎夫社稷之勢綴旒縉紳之言切齒姑與藩罰俾爾閑祠於戲庸或狄德荆舒今奏復周公之予放驩兜殛伯鯀尚思寬虞典之誅可以平章軍國重予都督諸路軍馬○十四日賈似道遺受吏翁應獲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五月太后乃降詔令李庭芝宣意畧云卿亟其歸喪次

以尽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  
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以始亦身  
辭於永世。左相王燭奏陛下念及勤勞三朝免於追竄  
使之歸里終喪忠厚之至既數辭矣安生維揚未聞就道  
既不能死忠又不能尽孝遂使公論切齒愈甚願降一明  
詔切責似道又犯方命之罪

賈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臺奏賈似道喪師誤國內批斥似道  
專權誤國得罷公論吾以其歷有三朝近嘗許以終制不

欲已甚合臺露章未已更與降三官改徙鄰郡少弭人言  
○賈似道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追毀文字除名勒停送  
韶州羈管內王廷魯潤子改送雷州居住○賈似道降三  
官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賈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  
自託於伊周以不孝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甚摠權  
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能言云云首閱  
即報臺誅交章告其奸謀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  
雖國家之典憲未伸而朝廷之意向稍白臣切伏惟建寧  
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

惡唾去况可見其面如熹釋大孝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  
稔惡所伏其地其死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与之同  
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必放之此鄉之獨何  
罪蒼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  
吳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吳天惟天得制矯長六合亦  
此則陛下事也乞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  
有旨賈似道移漳州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府台州  
簿錄其家

### 相陳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陳宜中奏知政事陳合僉書樞密院召  
王燭還朝。初十日陳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宜中辭相  
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準內批不許臣辭免新除特進右  
丞相思命念臣一介樸愚初喜矯飾此番出位奉行陛下  
如神之斷時順陛下如天之仁實出於愛君憂國之血忱  
非有一毫傾人利己之私念皇天厚地實所鑒臨。若許  
臣以舊官備位人猶謂臣之所為而為之可以少違情義  
若不先不沒於此易受恩榮公論無情何所不至或謂臣  
乘時傾似道而奪其權或謂臣拱手不畱臣鑑而據其位

臣既言而顏立於百僚之上亦安能復有精神念慮能為  
陛下宣一日之勞哉。魯港敗後宜中當國者斬韓震脅  
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托故道歸及不得  
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

# 錢塘遺事卷之七

# 錢塘遺事卷之八

武陵

劉

一清

編

張世傑入衛

乙亥三月初十日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  
為人所剗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擢承宣使陳宜中疑  
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河以盡其力。呂文福請提  
兵入衛文福文煥兄也

議遷蹕



宗學上書曰臣等為國同性與宗社相依為命近者元臣  
開智視師繼而又聞逆整列斃臣等私竊喜之迺日以來  
京師內外喧傳皆得內人今已放歆御船今已排定營衛  
諸軍皆已點差倉庫今已搬移陛下移蹕亦在旦夕躊躇  
未即行在獨吾太皇太后不肯輕動爾臣切為陛下謀者  
不過移蹕慶元其次則移蹕平江至多勢危急則航船幸  
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能使兵或可守陛下豈能鬱  
求活作一龜茲國耶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不聞有備禦之  
策但聞和議之請和議未必能成危亡之勢漸迫今天下

勤王之兵在京也成威者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  
斃而已哉臣願陛下戒諸將帥得集精兵盡力血戰若  
不勝死於社稷猶可見誓祖於地下惟陛下思之幸甚

陳宜中奏

殿院陳宜中奏云近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上而三宮下而勇  
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一出未必負三朝禮遇之恩必  
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澤而乃擁師逗留不發一矢今  
月二十日忽報孫虎臣山下又二十二日振臣等以諸軍皆潰  
散初猶多自與一決之語既乃發為海上迫駕之言臣見

其平日自詭以知兵意或可深謀秘計可以救一脈亦垂  
已觀其所措豈非腐儒所能測識忽二月二十八日早有  
督府隨行吏回歸乃言似道於二十日夜三更鳴鑼一聲  
唱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  
由因自痛念曩經丁大全敗竄之餘適際理宗再生之德  
微俞餘末年似道時適當國起自書生叨居商地彼雖一出  
臣每見施其行時有差舛未嘗不從容納規而才弱力允  
莫能救正如范文虎爭之不力稔禍今日涕殞何追  
似道以潰師竄身上誤宗社臣曩為臺諫既無呂海之先

見臣今為執政又不能為社稷之力爭罪何所逃徑具自劾  
以聞欲望聖慈重行追竄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謝公論仍  
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宗  
猶故元氣一脈尚可挽回仍乞將公田市舶茶鹽等物  
所欲者悉賜改正令臺士院降詔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  
痛悔情之意少回皇天含逆助順之心

陳宜中都督

陳宜中都督軍馬時乙亥四月也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諸  
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譚李庭芝淮西隸

錢塘遺事卷八  
夏貴沿江隸汪立信四川隸朱禩孫河西隸黃善石節制  
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寄居官為總督給一  
兵赴教場教閱

詔諭三事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  
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  
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  
者生視不救備已財以贈郅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  
心三軍解體比者誘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

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節次明正其罪  
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斃之在疚念北方之  
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如此老  
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尔文煥世受國恩久當身任守城  
六載殊殫勤勞尔奕尔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嘗任岩帥之  
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之人在此豈能遽忘本朝之舊不  
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尔三人為吾轉道此意  
於帥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  
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行

社稷之近憂願亟為我高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  
靈亦必降于尔哀故茲詔示想宜孚

呂文煥回京國書

報國尽忠自許初心之无愧居城守難豈高末路之多差  
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之日之款名公問信歸人  
以言伏念其少服戎行壯臨邊檄干戈汚眼輕性命步鴻  
毛弓箭立腦繫死生步馬足不但驅馳方西北誓將屏蔽  
於东南幸以微勞屢收為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為淮甸之  
危蠢茲無厭之都指將必改之地迅裂如水火之衝擊

蕩如風雨之玄來坐一日為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  
築蓋於拒吾喉襟樊城盡屠其互剪我羽翼雖到也首先  
於犯順而焦然中告亦堂姦孤城其如彈丸謂靴尖之踢  
倒長江雖曰整固於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屢至臣  
能死尔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生祗折骸而變易子而  
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意令鄰郡之聚兵委病病於九年之  
間案九肉方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  
降猶期沒焉可作內應因手局敗番着此豈奕尋常之機  
俗眼着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馬蓋使忠臣偶陷於敵

淫亦絕意不念方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方生安可食焉不  
任其子因銜此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  
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皇上帝好生罔以  
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愜安敢固違  
永為背叛見之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接此良臣伏觀景命  
且秦穆公之救殺馬左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  
鉤願君子終無忘怨

督府檄文

畧曰且整之叛我也固以自疑若煥之去國也獨何不思

不思完溫羣盜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  
國家危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誰去之太皇七表之聖  
躬今天子孤惻之冲質在人情尤知恤鄉閭之老幼矧人  
子忍坐視君父之傾危寧無郡國表臣亦有江湖豪傑共會  
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真如裴魏公  
忠赤之至振日之弓振月之矢便一直指方旌旗如礪之  
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方盟誓

王燾平章

乙亥四月王燾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王燾致仕燾具位平

章在朝無所建明不顧君父之顛危退為保身存家之計  
鄙列

日蝕

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時日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  
不辨人雞鷺歸猶如暮夜自己至午其明復始。詔曰天  
降罰于我家嗣君幼冲未堪多難吾以衰耄勉強聽政明  
不能察奸臣之誤國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德澤弗流政  
令多失乖氣致異謫見于天迺夏季月朔日有食之既陽  
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艱危之會憂心如熏重以災異譴

告于何不減憂咎在吾痛自先責貶損尊號尤恐未盡在  
天之實方與嗣君夙夜祇懼省躬悔過慨念奸臣專政之  
久杜賢路蒙蔽天安下情壅於上閭禍至此極今吾南  
儆悟少懲艾君心聽政惟人言聽以答天意咨爾百僚士  
庶盡忠極言凡涼菲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修  
禳固圉之常策可以消厄運導和氣者毋可隱之勿採擇  
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幾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  
太皇太后內批痛自切責以答天戒可去聖福二字用昭  
吾恐懼脩省之意

陳留並相

乙亥六月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鑄僉書樞密院事謝堯鎮樞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城自守。

文天祥入衛

乙亥四月文天祥為江西提刑募兵於贛州台州杜澣紳合四千人從之。至九月天祥為吉贛民人反峒丁二為入衛衣裝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慰。詔褒獎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捍禦。時陳宜中歸永嘉留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樂，乃以天祥為制閫出守吳門。

徵諸帥不至

徵呂文福入衛行人失辭文煥自疑不至。徵夏貴督壽黃芑石入衛並不至。京城招軍年十五以上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

諸郡望風而降

乙亥三月知江陰軍鄭濡道遁。知廣德軍令狐降。三

月十四日下平江府守臣潛越友道通判胡王以城降。下安吉州守臣趙与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者。四月下江陵府高達京湖名將已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与達怒望久矣至是為京湖制置以城降宣聞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崇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州歸附。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降。大兵徇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与大兵戰于澧陵并捷守城攻之不克。九月大兵至獨松關殺廉芾戶希賢後丙子二月廉希賢之子殺張濡磔之濡俊之曾孫

也。十一月十六日大兵下隆興府劉槃以兵累戰不利遂以城降牛傳危天順二將赴火死。瑞州先下姚計議至隆興說降劉槃拒之乃引兵出戰殺戮不小凡累戰不利不汲已而以城降。大兵至梧州時制置黃若石開閩接州聞大兵至而遁都統密佈迎敵就擒不屈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下。朱帥戰于相閣敗績去杭百里。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弟張世傑軍五弟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与世傑密議之兩淮堅壁



閩廣全城王師且衆何不与之血戰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固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征獨宜中沮之身不成矣。二十八日攻平江府伯顏立馬京師戒嚴留夢城降。十二月大兵屯平江府伯顏立馬京師戒嚴留夢炎陳文施黃鏞劉黻並遁。大兵屯於長堰陳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誘和見伯顏於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竟至臯亭山。丙子正月大兵入臨江軍權守滕岩瞻遁臨江告急吉州乞兵援守吉州差禁軍三百人至臨江防拓舟必從吉水敢勇軍守吉水陸必從永豐忠勇軍守永

豐未幾大兵至禁軍潰散大兵入臨江大兵更自相江疾馳至吉州城下。十八日大兵進臯亭山去城三十里使誘執政軍前議召文天祥誘行。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顏于臯亭山。十九日大兵進屯北關門外東城百姓門各帖好投拜三字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遂入大內謁太皇太后

### 納降表

乙亥十二月遣使納降表直奉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官劉褒然權直院草之。自賈似道喪師沒至今十餘

月固多危急之士離心血出屢歛朝廷方理僉科場明卷  
等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登及是東  
手無措乃儀納土永劫為小國賈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罷兵

宋太皇太后詔文天祥罷兵詔曰卿之忠義朕已素知見  
今遣使諒和卿宜自諒自獻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與  
嗣君也天祥捧詔號泣於是不敢出師矣

罷團結

乙亥十二月宋太皇詔民兵罷團結。太后詔南北講和

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三省榜諭京城百姓兩宮慈仁保  
全生灵南北見議講和毋致惶惑

二王航海

丙子正月十二日命秀王與擇在皇兄廣王是皇弟益王  
昂出宮航海

宜中夜遁

陳宜中十月再相國事危急矣至丙子正月十八日大兵  
至皋亭山以相見宜中夜遁十九日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吳堅為左丞相謝崇樞密使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岳同

知樞密院事是時宜中遁文天祥辭右相不拜遂以賈餘慶為右丞相朝廷愈无統矣

### 文魁辭相

丙子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辭不拜除資政殿大學士北邀當國女相見執政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辭相印不拜以資政殿大學士行天祥至臯亭山伯顏丞相引見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遣王千戶餽伴

### 京城歸附

丙子正月二十日大兵入臨安府諺太皇太后降。太皇詔江南諸郡歸附詔云：「根本已撥該地雖欲拒守弋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賈餘慶令李士院降詔俾天下歸附之各付一省劉惟家鉉翁不負署押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程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云：「中書事縛執政之理歸私斤以待程竟不敢誰何。」朝廷自乙亥十二月至丙子正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正月廿四日北使誘宰執親往燕京朝覲於是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忠五人為祈誘使朝廷百官或在或遁至是

錢塘遺事卷八  
為之一空。二月初一日伯顏丞相指揮收京城軍器。○  
十二日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赴蓮池死者甚  
衆。二十日北使誘三宮北遷二十二日宋少帝令太后  
徐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  
芮參政謝堯高必榮駙馬都尉楊鎮臺諫既登炳鄒珙陳  
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宗宗孛生數百  
人皆在遺中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

### 潭州死節

丙子正月大兵破潭州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

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城破之日命  
積薪樓下於是携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畔李與  
館客廟坐其餘列坐左右數盃後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  
令將比金銀去与你家口取法刀來一不肖受一會意徑  
受之携去分付家人後須更將法刀至李帥呼之至前分  
付先沒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睛時下手復飲酒良久  
点那惟館賓与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頭  
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刳其腹而死。潭州陷衡州  
茶陵軍袁州相繼而下。○汝李兩山有詩題潭州驛懷李

肯齋曰天運由來多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  
不死婦女鬢眉何用生紐解綱常重接續灰寒弟劫獨光  
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開太平

三閭水死  
肯齋火死

### 吉州歸附

丙子二月大兵至吉州權城同天驥以城降宋都反元帥  
○大兵循浙东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台州知州楊必大  
降至处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 揚州死節

丙子五月廣王登極除李庭芝為右丞相六月庭芝棄揚  
州引兵至泰州欲航海至福州大兵追及之庭芝凡戰數  
合大敗遭擒○劫元帥斬庭芝于軍前八月大兵攻淮  
東破揚州朱煥以城獻姜才死之姜才淮之猛將前汝主  
將皆其人也姜才屢戰大捷大戰三日姜才身生九疽不  
可掛甲遂敗至泰州被執不肯降臨刑含血罵声不絕口  
以淮人言之無不傷歎

## 錢塘遺事卷之八

錢塘遺事卷之九

武陵

劉

一清

編

丙子北狩

祈請使

左相吳堅 天台人

參政劉岳 重慶人

參政家鉉翁 眉州人

奉表獻璽納土官

右相賈餘慶 海州人  
樞密文天祥 吉州人

監察御史楊在奎 廬州人

大宗丞趙若秀 臨安人

日記官

宗丞趙時鎮 廬州人  
閣贊嚴光大 紹興人

書狀官

御帶高州太守徐用禮 臨安人

潮州通判吳慶月 臨安人

惠州通判朱仁舉 處州通判沈庚會

浙東路鈐吳嘉興

掌管禮物官通事

總管高舉 江陵  
總管吳順

提舉禮物官

環衛總管潘五時 總管吳椿

環衛總管劉玉信 揚州

掌儀官

浙東路鈐唐因 帶行官屬五十四員

隨行人從二百四十人 扛擡禮物宿兵三千人

北朝館伴使

伯顏丞相貼差鉄木兒等戶

阿木元帥貼差焦愈相

祈請使行程記

日記官嚴光大錄

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宣在大夫左相吳堅自天慶觀方  
天出北關門送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賈餘慶銀亭  
光祿樞密使謝崇端明殿大學士中奉大夫充祈請使劉  
昂丞議郎守監察御史充奉表納土官楊立奎朝奉郎充  
奉表納土官趙若秀當登舟時南北朝阿里議子侍伯顏  
命晉吳相登舟泊于北新橋岸下終夜流涕北軍差軍前

峻都相公勉諭之次日會文天祥于軍前忠義激烈分辦

夷夏遂激北朝丞相之怒遂点差堅戰頭目守之

初十日樞使謝崇納賂免行遂回。是夕泊謝村

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北官宣接使就閭門接官亭令妓置

酒待吳文二相不赴晚催登舟馬軍三百餘人沿塘護送

至無錫孫

十五日舟次無錫是日帖木兒等戶生日四府俱送壽儀

就三登倉橋上帖木兒舞勸夜泊常州十里鎮

十六日早舟次常州燬餘之屋無路殺死之尸滿河臭不



可閱惟此最多次過奔牛鎮夜泊呂城白骨堆積如山  
十七日早過呂城堰換舟到丹陽泊七里廟  
十八日行過新豐市遇一舟召北朝國師劉泰政舉  
勸之次至鎮江府韓蘄王廟前召招討石祖忠招討張即  
中携妓乐獅豹勸酒迎入府治同帖木兒留容於府治  
後  
遊泊舟丹陽飯後

十九日府第率衆官渡揚子江入瓜州見阿木平章留宴  
於禿魯秀戶張郎中房子

二十日阿木元帥統諸臣從官同太皇太后綽差到閣贊  
吳忠翊督戰孫通直贊手詔帝北朝馬數千往揚州至揚  
子橋砲声連響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旗幟雲擁軍船  
放划車弩密如雨再一砲響陰雲四合冷雨大作驟如傾  
盆勢不可進阿木平章送回揚子橋茶飯罷入瓜州  
廿一日雨雪大作疾風驟發江濤洶湧不敢發舟再泊瓜  
州

廿二日雪霽諸臣回鎮江府

廿三日吳閣贊孫通直阿木平章欲命諸臣親札勉揚孫  
制置李庭芝納降衆送之独文丞相不名繼而平章先

索藁及諸支札成言計可達各地方各軍馬把截時有  
遊騎出從夜泊舟中

廿四日宴于鎮江府治夜泊舟中

廿五日夜泊舟中

廿六日伯顏夫人自臨安回。夜泊舟中

廿七日夜宿舟中

廿八日焦僉省詔使宿鎮江州治

廿九日渡江夜泊舟中。

至夜文丞相脫去

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已脫去閉城三日搜覓不見  
收從人幹僕并管伴使千戶及總管等人囚之夜泊舟中  
初二日宿於揚子橋圍內。乘鋪馬  
初三日宿灣水。午前弓楊孤都統為戶出戰士氣百倍  
其鋒不可當乃退

初四日過邵伯鎮徑行一堡子闊六十里北軍屯成又有水  
寨屯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阿里右丞  
在內寧馬置延待詔使忽報揚州北門軍馬擁出姜才  
分陣殺奪交傷不少相持半日及暮波羅相公以軍馬相

距而退。中路遇庐州一卒云淮西庐州夏貴已於三月  
初三日投拜見賚降書至阿木平章處召軍馬數十護送  
蓋揚州未降故也晚宿荒屋內路上尸骨如山

初五日過天長孫宿荒草上坐以待旦旦尸滿野

初六日渡天長河無舟滿河皆腐尸夜宿荒草

初七日過寶應軍

初八日過招信軍至淮安界忽望見旌旗雲擁砲響震天  
有數隊人馬出戰矢下如雨乃許文德兵馬親臨軍陣殺傷  
不少鉄木兒為戶集兵拒守及日晚方退夜遂移屯宿於

荒草

初九日過江羅城渡清河口至清河口守渡衆官迎入軍

治設宴出城宿舟中

初十日舟離清河口過小清河口七里莊轉河至桃源晚

宿舟中

十一日宿舟中

十二日宿遷孤倍多二三十家舟泊野岸

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離城遠接置酒作樂會

衆官於草廬下夜舟泊圮橋子下即子房擊始皇博浪沙

中副車遂逃于汝子房進黃石公履即此橋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別矣

十四日換舟諸官入邳城去看風俗城壁圯頽民居草座自此徑至邳縣只如此晚宿野岸

十五日早登海陰屬徐州界道左有元祐間石麒麟院所立鎮碑是晚徐州府臣携酒至款諸使夜宿舟中其日乃

清明諸使多感懷

十六日抵徐州換舟宿野岸

十七日舟行午過番城少泊父老云此是漢高祖太子房

為番侯即此城是也有廟碑記在焉晚至九里  
原有缺字

十八日次沛縣乃魯地也高祖先少豐沛去沛二十里沛

民間宋郊宰相茅官至家門首焚香迎拜申牌後過鷄

鳴臺晚次舟河口魚棠孫昔春秋隱公五年觀魚于棠即

此地也

十九日舟行午至谷亭馬於申時過魯橋有四洞水流甚

急橋畔有四天王之祠晚宿魯橋

二十日易行李上本屬官皆乘捕馬面牌抵新州夜宿縣

治即濟州也

廿一日車行西過汾陽即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于孤治

廿二日車行午至東平府夜宿嚴相公家

廿三日東平守置酒高會于宣聖廟聖像雄偉殿宇宏麗  
去宣聖墓二百里一人云墓有巨木皆三丈圍夜宿嚴相  
公府此處風俗甚好商旅輻輳絹帛價極十一路徑通惟  
此為最

廿四日車行申抵荏平孤宿孤治

廿六日車行至合城鎮午至臨城鎮勝果寺寺園崇世宗  
廟遺象存焉自東平府去聚頗繁麥畦桑畝一望不斷晚

至高唐平原孤係趙地戰國刻平原君處夜宿孤治

廿八日車行至陵州陵州郡守迎該使宴畢宿州治

廿九日易車行陵州西間就渭河登舟午渡至林鎮屬河  
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灌縣界東光孤焦愈省置酒宴于孤  
治夜泊野岸

閏三月初一日舟至長芦鎮土人云小燕京蓋人烟輻輳  
此地產鹽有鹽運司鎮南有浮橋妓床雜劇宴待該使未  
牌舟抵吳濟孤西抵德州夜宿舟中

初二日舟行至清河鎮去海不遠夜泊鎮內

初三日舟過清河鎮水與河或海風大作吹沙走石是夜宿舟中

初四日早抵楊村歇于館驛焦僉省差楊村巡檢下鄉科民戶辦車三十兩夜宿驛內

初五日該使宴焦僉省于駟中

初六日車行午至武清孫東

蒙哥皇帝選命賢才牧民德政碑進士趙崇選撰夜宿州治

初七日車行至王臺鎮四望桑麥青：午至分以土人云此地甚冷五月方可養蚕麥苗長不滿三寸六月方食麥次抵德仁府此地屬漸陰孫

初八日拂明該使率官屬詣德仁府永壽寺啓建

太皇壽崇聖節道場退宰執來議勘會國信所禮物已近燕京獲送官吏督揚兵役併祇候人各与給牒須議旨揮○

護送礼物官

徐用礼特与轉行武功大夫帶御器械知高州○

初二日舟行過清河鎮去海不遠夜泊鎮內

初三日舟過清河鎮水與河或海風大作吹沙走石是夜

宿舟中

初四日早抵楊村歇于館驛焦僉省差楊村巡檢下鄉科

民戶辦車三十兩夜宿驛內

初五日託使宴焦僉省于駟中

初六日車行午過武清孫東司

蒙哥皇帝選命賢才牧民德政碑進士趙崇選撰夜宿州

治

下銜人名一行直下不應另提

次抵德仁府此地屬朔陰孫

初八日拂明託使率官屬詣德仁府永壽寺啓建

太皇壽崇聖節道場退宰執來議勘會國信所禮物已近

燕京獲送官吏督搆兵級併祇候人各与給犒須議旨揮○

護送礼物官

徐用礼特与轉行武功大夫帶御器械知高州○

日記官

嚴光大特与轉武翼郎陞閣贊添差福建路馬步軍

副總管福州駐劄。

大通高舉特与轉武佐郎布行環衛官添差西路

副總管臨安府駐劄。

尚書府都事吳慶用特轉於在郎添差通判潮州賜

緋。

尚書省錄事朱仁舉特轉奉議郎差通判惠州事賜

緋。

中書省錄事沈庚會特轉奉議郎差通判湖州事賜

緋。

尚書省令史陳克謙特轉宣義郎。

樞密院丞旨胡禴特轉武功郎添差浙东路兵馬鈐

轄。

因信所掌儀詹因特轉武功郎浙东路分紹興府駐劄。

專庫蔡友諒陸鎮各轉丞信郎。

直省所劉某鍾左辰沈文亨鍾大有各轉承信郎誅

聰姚安固石寶林恢各補進義校尉。



扛擡禮物節級等各有犒賞

初九日甲辰夏大興孫至滂村宿是日賈相病

初十日馬入燕京陽春門該色妓乐等祇候迎入會同館

焦泰政勸酒飯內歇來遠客

賈右相家泰政歇于穆賓堂右

吳劉二相歇于穆賓堂左屬官分歇汝堂

從在分歇前兩廊

此館係大金四大王府之改為驛兩廊有八十餘

間泛食米菜之類專委斷事官分撥輪到各責同

知排辦齊整厨子工夫等人分房祇直每日委

監察御史等官竟問逐一宣問茶飯好歹

賈相病甚仍宿館內

十一日樞密院差軍卒數十人守館內。賈相病重

十二日夏貴至歇來遠之右隨行帶領收佐三百餘人都

人聚觀晒之

十三日樞密院差太醫診賈相脉投石膏散疾愈焉

十四日賈相薨衆官大慟

十五日己時賈相自會同館後門出殯該官出麗正門燕

京大興總管府排办神道綵亭中飾登鼓鉦幡盖之類送  
至洞神觀側殯焉

十七日該使祭賈相于洞神觀

十八日鉄木兒為戶宴該使

十九日該使同属官至樞密值而入麗正門内右手參階

平章陈泰政會少保夏貴端明呂師寶都統洪模并宰執

属官少保官属同宴張平章問吳相郊祀典禮伏制度

等事陳泰政以丞相所言詳細答之席終而回

二十日該使點視礼物

廿一日伯顏丞相回語使出接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

廿三日伯顏上開平府

廿四日該使出陽春門迓太后嗣君於五里外起居陰国

夫人王昭儀新安宮正新宮安慶安宮夫人天眷福王沂

王謝樞密從駕車大小九十三兩大小宮及六十餘人張

知府濡繼至有緋綠妓不神鬼法不戴珠翠衣銷金乘馬

旌隊鎗刀金鼓等迎接入燕京隨駕下車入中貴内垂簾

而坐該使属官立班兩拜及班稍側又兩拜退

廿五日該使訪謝樞密沂王

廿六日吳丞相劉參政宴謝樞密等官

廿七日禮物官屬食于宴樂園

四月初一日諸政率屬官詣會同館起居兩宮

初二日焦僉省未訪諸政

初三日諸政會議祈禱事宜

初四日諸政宴焦僉省

初五日諸政訪樞密院陳參政

初六日諸政同訪趙同僉

初七日僉省未訪諸政

初八日諸政率屬官詣長壽宮滿散崇壽聖節在觀見多  
一真人掌觀宮內道衆八百人

初九日謝樞密沂王宴諸政

初十日中宮訪諸政議赴上都日子

十二日諸政及官屬乘鋪馬出通玄門晚抵昌平站自此  
以往步皆沙漠之地省院諸色人點差一甲隨行餘留

燕京

十三日車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過隘口

十四日車行晚宿懷來站

十五日晚宿洪站是日太后嗣君福王沂王謝樞密離燕  
京亦赴上都

十六日離洪站十里到雲州城一閱人家至州二十里  
地名龜門山峭壁對峙有神靈甚晚宿鵬巢站

十七日車馬行晚宿獨石站自昌平站至獨石站止墻草  
塵皆是漢兒官人管待名漢兒站

十八日宿牛群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韃靼家官人管待名  
韃靼站並無房子只是氈帳韃靼人多喫馬牛乳羊駱少  
喫飯飢則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遞鋪九州自此通路去

十九日晚宿順安站至床帳無人

二十日宿涼亭站亦無人家無水可喫取水于十里外只  
燒馬糞

廿一日宿李三站無人

廿二日車馬行四十里至上都開平府入昭德門泊城內  
第三街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一歩井深  
數十丈水極冷六月结冰五月六月汲起冰六月雹如彈  
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敢開門牛羊凍死人面  
耳鼻皆凍裂秋冬雪積可至次年四月方消屋宇矮小

多以地窟為屋每掘地深丈餘上以木條鋪為面次以茨  
蓋上仍種麥菜晉竅出又云地窟掘地三四尺四圍土墻  
此地極冷每年三月皇帝至此避暑冰塊厚者數尺夜瞻  
星象頗大蓋地勢高故也

廿三至廿七不許私行不錄

廿八日太后嗣君官人宮及至昭德門裏官金安啟福王  
子偕制在陰國處安泊謝樞密立房子下夫人留伴燕京  
會同館沂王以疾不入城

廿九日沂王疾亟

三十日樞密院以月旦日語太后嗣君福王同宰執屬官  
宮人中使並出西門外草地望北拜

太廟

五月初一日早出西門五里外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  
中使作一班立於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并屬官作一班  
立於北邊設一紫錦黑魚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  
人各胡跪福王宰執如南禮又一人對黑魚致語拜兩  
拜而退

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等天曉盡出南門

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列鋪設金銀玉帛一百餘卓左草  
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煥  
耀諸妃諸王但升殿捲簾列坐

皇帝皇后共坐中中法王列坐兩序太后嗣君福王宰執  
以次展裹腦坐服紫屬官緋綠各依次序立班作朝甚肅  
皇帝云不要改變服色品依宋朝甚好班退陞殿再兩拜  
就留御宴

皇帝問吳一丞相云汝老矣如何為丞相領事答云自陳  
丞相以下遁去朝廷無人任職無人肯做故臣為相未久

念臣衰老乞歸田里

錢塘遺事卷之九

錢塘遺事卷之十

武陵劉一清編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兩觀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御宴賜花都人嘆美  
三榮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且喜且慰倚門  
之望五榮也

省試

正月二十五日午間鎖院

至晚宣押省試官入院

試考一日省試院引保或不用親臨只貢之書鋪

書鋪納卷鋪例五千自裝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考定  
便至此等害也

**宗子** 又有一宗文字頗多非四千不可特卷名納卷出

三千

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試 **詩賦** 人

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試 **經義** 人

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試 **宗室** **鎖名** 應舉人

混經賦為一場

十三十四日引試 **取名宗子**

別試所則又遲經義場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日也

省試案子不得以方州移勅挾書傳義皆所不可

卷中自寫第幾幕印子收納士人自書治經鄉貫姓名  
押字方曆上若昏黑曆子收去無曆可書大司利害

**御試給號**

試坊數日書鋪告報士人請號納卷鋪例五千因鋪家卷

子兼由御試須知一本

禮部給正奉名進士號次日給特



奏名及四川進士三色宗子號書鋪知委體例二百錢與  
之索添不<sup>有</sup>三百請號之日士人天未明到書鋪<sup>茶</sup>犁<sup>茶</sup>而  
袖<sup>有</sup>幙入都書鋪引入尚書穿執樞案坐于庭中設卓子及  
曆外吏部依省榜次第喚姓名了為逐人自書姓名押字  
于曆記外得號一枚更免与之號則倡而戒之曰宰收號  
入殿不得擔突號以白紙半片為之有字如行尚書傳郎  
郎中偕銜押字及有中官某人監集英殿門試日以其號  
照入殿門一失其號則不得入矣

### 丹墀對策

廷試之日士人由和寧門入徐行執號系衛士收數成行  
而入至集英殿門外中官展視而收之殿外掛混局于露  
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以知位次士人聚于殿門外  
待百官常朝畢方引士人進拜列于殿下宰臣進題上覽  
焉天子臨軒天顏可瞻起居贊曰省元某人以下躬拜再  
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高行列而坐每位有牌一枚長三  
尺幕以白紙已書某人某鄉貫或東西廊第幾人不得移  
動及污損坐中官行散御題士人皆以御題錄于卷紙  
草紙上以黃沙袋子垂繫于項上若有所損污謂之不恭納

卷所不收受散題後駕已具入內進膳賜食于士子

大學饅頭一枚

羊肉泡飯一盞

食畢不見賜謝恩或西登東作旋則抱牌捲卷子而往衛  
出相引而去亦不甚遠既坐而試不洎與鄰座說話中官  
這官雜處量之宰執巡行至申時天子復臨軒納卷於  
殿廷東廡階下之寨中一中官監視收牌及御題卷子  
亦不容人臨時方納處展視若至昏時則見傳云已  
不在黃甲矣士人每出一門必書姓名于門東廡之門皆  
書姓名押字出時各號其人押行亦不待人齊出

### 擇日唱第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非多他殿只掛集英殿牌於殿前特  
奏唱名則於數日之汝先唱名數日書鋪又告報請號禮  
部又散號一如廷試給號之禮又為號視之乃為日所收  
之舊號也但亦用上用取印書入集英殿試訖中官姓名  
押小字一行耳仍戒曰牢收號入殿不洎搪定書鋪告報  
之人又有所先量支少坐與之不洎開口  
唱名之日亦由和寧門而入身襴袍而足亦穿靴列行舉  
號數人收号一日廷試之日候南朝畢贊者引入廷下再

拜

皇帝臨軒宰臣進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篋点讀畢  
宰執拱立于上前閣門立于御案之西向宰執先於  
御案前折視姓名則曰小人閣門則承之以傳于階下衛  
士凡六七人皆齊聲傳呼久而呼之謂之呼傳以謂遠  
殿雷也凡呼而唱者三四声士人方從眾中出在衛士夾  
而翼之間以御貫父名翼至廷下對一玉墀且躬未拜廷  
上問以御貫父名衛士則以對畢退軒下少去就甲人  
次其榮立也非特名登天府云代祖父之名達於聖聽

矣待一甲畢則往兩廊角取一勅黃而執之甲內人齊則  
廷上呼謝恩士人廷下立躬身再拜而退去于軒下狀元  
則便独班謝恩不待甲內言也自第二名第三名為一班  
便賜食相身為袍各設位賦詩以答

皇恩第四名止第十名終為一班第二甲全甲為一班謝  
恩了皆且執一勅黃而立一勅黃用麻紙兩幅連粘大書  
小人等宜唱小人等科第

狀元至

第二甲

終皆曰宜賜進士及第

第三甲

第四甲

終皆曰宜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

則曰宜賜同進士出身

勅黃可漏子又長方勅黃一尺唱第二甲盡

駕與入內進膳須臾

賜進士食

三品

赤焦肉餅二枚

天花餅二枚

只是素餅

羊肉飯一盃

并羊羹飯肉有盞粉皆三品併至

上方起衛士已收下三甲名字來排當士人兩衛士管一

紙一紙書十五人名字皆先自喚集排當資次仍問御貫

父名審畢候

上復出殿上一呼人則衛士已夾其人而進于前駢貫

而進次候一甲齊方拜謝恩授黃勅至恩例升甲人則當

殿上宣示上旨人至人思合升一甲末所以方走唱名

之人雖有恩例亦不可自升甲蓋升甲人面授出旨當

殿謝恩故也若無升甲恩之人不入赴倡名傳在曰待二

年外方許到却唱至第五甲一上六入少憇頃之待出唱

第五甲畢士人皆執勅黃再拜殿上傳曰賜進士袍笏袍

笏積于殿外之兩廡下士人出殿門亦上廊爭取之往往

皆不暇脫白襪而便就加綠袍亦以上其所賜

淡黃綃衫一領

袖如綠袍之寬大

淡黃緞帶子一條

綠羅公服一領

笏一面

士人披衫繫帶未畢則殿上催

**謝恩**

**謝恩**

罷拜而出紫綠相間環堵可觀紫袍牙笏以取左宗

子拜所賜也擁而趨出門即亦不待書名字蓋當日秀才

今日官人五榮之中決屈最唱名時不可一閱姓名遽

然而出尤家祥後之為佳唱第免出至大門外人備車馬

以須及出考十有五六若自尋車馬雖不用支散然群不

遲隨之呵殿元考數十為隘所費亦不貲不若只行出內

門前茶店中待其人踈涎行歸耳狀元榜眼探花須皆與  
上馬蓋臨安府自備馬以待之也

置狀元局

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

出便入局以別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

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駢予一由狀元点差牒請

糾彈

牋表

小錄

掌儀

客司

計掌器

掌丞果

監門

多者至五六十員少者亦不下四十員視事官送牒例皆

二十初第人多喜入局乃陪侍三狀元與諸同年款密它  
日仕途相遇便為傾蓋常例五日一會食否則日中只恣  
杯點心果子二色局中職事官雖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  
食罷出入無妨三狀元常宿於局中不可出宿於外月餘  
而罷局允預局中職事官員納小錄題名外非職事官須納  
錢五千而後得小錄題名一本  
狀元入局之初依

全場外一千七百貫及諸公納到助小錄外亦一千  
三百貫有奇

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局：中以職事官名申臺部  
十日設正謝

正謝日係太史臺擇日亦謂之門謝禮用牋表

皇帝及東宮牋表隔日計會閣門通進表中止用三  
狀元名銜正特奏同日而訖是日亦由和寧門而入  
左常朝殿門外北面——天顏贊其引唱躬拜再拜而  
退門外立仗馬及衛士等衛士唱喏畢馬退士人  
方列班而拜：君之門而已

越二日拜黃甲於貢院

黃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既畢省中以其所升甲之人附于甲末用黃紙以書之故謂之黃甲是日貢院設案於廷杖狀元引五甲內士人拜案案禮部尚書遺官來贊導置黃甲於案中望闕拜畢士人列兩廊四十已上東廊四十以下西廊其日擇一人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者各擇又擇一人最少者上堂擇大魁大魁亦各擇而退人吏以紙筆請各書姓名依黃甲排與臣在携于題名石是日謂之叙同年存黃甲也特奏不為預焉

越四五日鄉人之官于鄉為

**鄉會**

以待鄉中之新第者

越三日赴

**國子監謁謝**

先聖先師祭前三日狀元點差賤官十四員

監禮官彈壓賤官之不恭者

奉禮官跪于先聖先師奉幣進于之獻官

太官酌酒以進之于上三獻官

太祝誦祝

分獻官十員分獻于十哲及兩廊賢臣一人分獻十五位每位皆之拜搢笏興伏拜起皆贊導之禮畢

而班

越三日局

凡七八

散步侯家

竟席

左来

廷司做二大舟局中連三状元

高舟証數行借張侯之真珠園

烏其例也為暮艤舟于至壺園而

書鋪告示越十日引正奏名黃甲士人 **射**

上自按試于講武殿

次日賜閱喜宴于貢院齊而汝押宴官率官屬及進士列

拜于廷下而闕設魚案侍從及貼職官皆預烏凡推

编号	2215
册数	1
售价	2000